



## 官田的菱田雉影

● 呂昇陽\*

西北雨後的向晚，我流連在官田菱角田區的阡陌上，西邊有台鐵的彩繪列車礚礚地駛過，東望則是一畦畦毗連的綠色菱角田，彷彿與明滅變幻的數重遠山連成了一氣。這是個寧靜卻生動的村郊，我讀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閒話〉而知志摩特喜在鄉間的荒野小路獨行，如果詩人復生，我想他一定也會愛上一個人沿著流經官田的嘉南大圳(麻豆支線)兩側的小路閒步，靜看水雉的優雅，靜聽水雉的鳴唱。



\*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水雉，俗稱菱角鳥，別號菱波仙子。1865年，英國博物學家史溫侯(Robert Swinhoe)在高雄的大水塘首次記錄了牠的身影，從此水雉在台灣的野鳥誌有了牠的位置。<sup>1</sup>

台南官田的菱角田，是當今台灣水雉最主要的繁殖地。這裡的夏日常可見到已經換上漂亮繁殖羽色的水雉在水田之間短程的飛掠，不須上青天，往往只在一兩公尺，兩三公尺的高度(如圖)。而在暗色系的菱葉綠水間，水雉那墨染羽緣<sup>2</sup>的白色大翅膀與耀金的後頸，襯著黑褐的身體和長長的尾羽，特是鮮明醒目，不只翩翩的點亮了水面的風，也煽動我的眼波，掀起心湖的漣漪，教人懂得為何牠有「菱波仙子」的美名。



每年的五月中旬到八九月之間是水雉的繁殖季，首先，雌鳥會經過戰鬥以取得自己的地盤，而前來想要一親芳澤的公鳥們同樣也須由勝出者才能取得交配權，而不管是雌鳥或公鳥也要時時驅逐同性的入侵者以捍衛自己得之不易的主權。根據我的觀察，這是構成夏日菱角田上不時有水雉在田間短程飛掠追逐與對峙打鬥(如圖)的最主要原

<sup>1</sup> 劉小如等著：《台灣鳥類誌》(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2012)，上冊，頁644。

<sup>2</sup> 水雉翅膀末端有黑色羽毛的地方，就鳥類形態外觀的細部名稱來說，屬於「初級飛羽」的部位。



因。不過如果只是單純的遊觀，則只須投以審美的眼光來欣賞這場雖凌亂卻繽紛的飛羽秀即可，不用太細究這些生物性的衝動與無明。

如果說觀賞繁殖期水雉的田間飛舞是一種美的視覺體驗，那麼菱角田上公鳥步步為營的育雛行為則是令人動容的溫馨畫面。

水雉的兩性關係與我之前寫過的「彩鷓」頗為相似，都是一妻多夫，而且在體型上母鳥明顯大於公鳥。雌鳥只負責戀愛與交配、下蛋，然後就撒手不理，而由公鳥一肩擔負起孵蛋、育雛的責任(或說是天命吧)。水雉是早熟性的鳥類，在破殼後幾個小時，便能跟著爸爸一起在菱角田上自行覓食。不像麻雀、白頭翁、老鷹等大部分鳥類的幼雛只能在巢裡嗷嗷待哺。話雖如此，但是水雉爸爸還是會在旁守護幼雛達一兩個月直到他們可以獨立飛翔與承受風險。有一種溫馨的畫面總令人動容：每當遇到危險或暴雨等，水雉爸爸便會召喚小水雉躲進他的胸腹下，羽翼之(如圖)。



猶記得 2020/07/27 在官田與一家水雉偶遇的情景，那日午后，在陣雨初歇之際，我來到一處菱角田邊，並發現不遠處有一隻水雉蹲伏著，牠朝著我打量一番，略有警戒之色，但卻沒有飛走的意思。看樣子是一隻正在孵蛋的公鳥，我暗自忖度著。因為

想要看看這一窩有幾顆蛋，所以便在車內靜靜地等待著，我知道不用等太久，因為一般公鳥孵蛋的生物習性，總會在坐巢幾分鐘之後離開一會兒或站起來調整坐姿，活動筋骨。沒想到當牠站起來的瞬間，竟從腹羽間抖落了兩隻小水雉。喔，原來是 1 大+2 小的新家庭。想必是剛才的大雨讓牠把兩隻雛鳥護藏在羽翼之中。在釋放了兩個小寶之後，公鳥隨後又蹲伏了下來，任由兩隻小的在旁邊磨蹭，而當牠再度站起來時，竟又抖落了另外兩隻，牠們羽毛未乾，腳步踉蹌(如圖)，一看就知道才剛孵出來不久。相較之下，原本那兩隻幼雛，不只羽色較深濃而且步履也較穩當，大概是昨天就孵出來的個體。通常水雉一窩四顆蛋蛋的孵化，往往前後會相差一天。……

